

歷代詩話續編



庚溪詩話卷上

宋陳巖肖子象撰述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藝祖皇帝嘗有詠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反正之心。見于此詩矣。又竊聞上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意淺陋。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卽應聲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羣星與殘月。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極。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太宗皇帝既輔藝祖皇帝創業垂統。暨登寶位。尤留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制詩賜之。其後累朝遵爲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每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慙寡昧繼三皇。時皆榮之。蘇易簡在翰林。一日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上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詩。斷句曰。欲餌金鈎殊未達。磻溪須

問釣魚人。端賡以進曰。愚臣鈎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旣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遇。形於賡詠。此與唐虞賡載。事雖異而意同也。

真宗皇帝聽斷之暇。唯務觀書。每觀一書畢。卽有篇詠。命近臣賡和。故有御制觀尙書詩。春秋周禮禮記孝經詩各三章。御制讀宋書陳書各一章。讀後魏書三章。讀北齊書二章。讀後周書隋書唐書各三章。讀五代梁史後唐史晉史漢史周史各二章。可謂好文之主也。

仁宗皇帝當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爲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賜詩末句曰。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言宏大而有激勵。真詔旨也。山東李庭臣嘗言。瓊管夷人有持錦臂鞬鬻於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聖制固宜遠播。而仁化所覃。雖夷獠亦知敬愛。庭臣遠以千金易之。作小屏几硯間。見之者莫不改容瞻敬。嘉祐初。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梅摯公儀出守杭州。上特制詩以寵賜之。其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旣到杭。欲侈上之賜。遂建堂山上。名曰有美。歐陽修爲記。

以述之。亦人臣之榮遇也。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當內脩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宸章睿藻。日星昭垂者。非一。至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眞宗仁宗朝故事。親制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丘宗廟原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贍。所謂大哉王言也。至于一時閑適遇

遇一作寓

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

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烟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桡。適天機。水底閑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氈。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雨湛虛明。小笠輕簑未要晴。明鑑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辭多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跂及。其中氣多春歸時節自清和衝

一本無此十二字

又一章曰。春入朝陽苑。

朝陽苑一作渭陽花

曉霧弄滄波。載與俱歸。又若何。

此又有進用賢材之意。關治體也。

今上皇帝以英睿之資。宸文聖作。渙然超卓。方居王邸時。從太上皇帝。

視師江左。經由京口。題詩金山曰。屹然山

山一作天

立枕中流。彈壓東南二

百州。狂虜來臨。須破膽。何勞平地戰貔貅。辭壯而旨深。已包不戰而屈

人兵之意矣。

今上皇帝躬受內禪。踐阼以來。未嘗一日暫忘中興之圖。每形於詩辭。

如新秋雨過述懷。有曰。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模

一模

恢須廣大。如春晴有感曰。春風歸草木。曉日麗山河。物滯欣逢春。時豐

自此多。神州應未遠。當繼沛中歌。觀此則規恢之志大矣。如幸秘閣宴

群臣。賜詩曰。稽古右文慙菲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治觀熙洽。更

罄嘉

嘉一作謨

猷爲贊襄。俯和史浩丞相詩。有曰。誰歌

歌一作欲

元首明。自得股肱

喜。又曰。虛心欲受人。忠言資逆耳。朕瘠天下肥。至樂無易此。觀此則任

賢聽諫。虛已愛民之心切矣。至如詠德壽宮冷泉亭古風。有曰。孰云人

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烟。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

飛泉。一堂虛敞臨佳沼。密蔭交加森翠葆。山頭草木四時芳。閱盡歲寒

長

長一作常

不老。又曰。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

時都

都一作長

將挹向杯中。觀此則篤於奉親。盡天下之養者。無不至矣。

如春賦曰。挾土膏之流潤。將勸功於九農。碧草萋其帶露。遊絲飄其曳

空。丹綠兮衆芳。迢

迢一作超

遙兮春風。春風兮歸來。信吹萬之不同。又曰。碧

實朱英。穠苞艷葩。榮於春者。冬必悴。蘗

蘗一作枿

于夏者。秋必花。擢喬松於

歲寒。出奇卉於天涯。知深仁之被物。曾何間四時與幽遐。吾將觀登臺

之熙熙。包八荒而爲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灑然若膏雨之萌芽。則生

生之德。無時不在。又何美乎眩目之芳華。觀此則所以贊天地化育。一

視而同仁者深矣。眞帝王之用心也。

當今皇太子。夙稟岐嶷之資。篤日就月將之道。方其處恭邸時。在三王

中。閱經史。習藝業。爲最多。每爲詩篇。辭語高妙。嚴肖時備員講讀官。每

講退。則與同僚詠歎敬服不已。今育德春宮之久。諒製作深造。灝靈之

體。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竊覩賡主上新秋雨過述懷詩。有曰。中興日

月異。王氣山河在。萬物飾昭回。稽首王言大。其辭如是。其旨宏遠矣。

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眞英主也。至武帝秋風辭。言固

雄偉而終有感慨之語。故其末年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迺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言也。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辭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烈真相副也。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宣宗竟踐位。志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字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讖耶。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而韋應物韓退之皆爲歌詩以詠之。應物歌其畧曰。周人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

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澁。端逶迤兮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歌其略曰。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鑄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以應物之歌。考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也。歐陽永叔集古錄。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漢魏以後。凡碑大書深刻者。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尙存。然以余論之。古物埋沒。不見於世者多矣。陵谷遷變。此鼓或埋於土中。或淪於水濱。或隱蔽於幽僻之地。至唐始見於世。物雖古。而風日雨雪所侵。未久。模打者亦未多。故缺訛尙寡。不可知也。而歐公又云。退之好古不妄。又其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然則寶此豈不賢於翫他石刻哉。

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頃見蔡條西清詩話云。唐史載王珪母盧氏。嘗謂其子。汝必貴。但未見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立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及質之少陵。送重表姪王砮。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曰。爾祖未顯時。歸

爲尙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翦髻鬢，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尙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詩詳諦如此，而史謬誤之甚。今以余考之云然。其詩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尙書婦。又曰：及乎貞觀初，尙書踐台斗。尙書者，蓋指珪也。爲尙書婦者，乃爲珪妻也。然則少陵所稱杜氏，實珪之妻，而史所稱乃珪之母也。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有翦髻鬢，充杯酒事，與陶侃母同，故亦以爲珪母也。余又以唐史珪傳考之。珪母乃李氏，亦非盧氏也。然則西清詩話非獨不詳考事實，又併姓氏亦誤也。嗚呼！以珪之賢，上稟訓於賢母，下得助於賢妻，宜其爲一代宗臣也。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見於

吟詠如云急須相就飲一斗。恰有青銅三百錢。丁晉公謂以是知唐之酒價也。建炎已酉歲。車駕駐蹕建康。毘陵錢申仲紳赴召命。僕亦以事至彼。與之同邸。申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話甚詳。余偶用其剪紙刀。渠頗靳之。且曰。此刀唯吾鄉所造者頗佳。他處不及也。余戲之曰。仙鄉剪刀雖佳。然不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唯出銅器。未聞出剪刀也。余曰。君深於詩。而不知此耶。子美詩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吾豈妄言哉。錢大笑。因而定交。

世謂六一居士歐陽永叔不好杜少陵詩。觀六一詩話載陳從易舍人初得杜集舊本。多脫誤。其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其後得善本。乃身輕一鳥過。陳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不能到也。又曰。唐之晚年無復李杜豪放之格。但務以精意相高而已。又集古目錄曰。秦嶧山碑非真。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杜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故也。六一於杜詩既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

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真僞。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後人之言。未可信也。

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然少陵曰。南京犀

犀一作西

浦道。

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及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此子厚在嶺外詩。則南越梅雨。又在春末。是知梅雨時候。所至早晚不同。

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爲其屬對不切。改爲天關。王介甫改爲天閱。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引莊子用管闕。天爲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乃此寺中卽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臥之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澄江朱正民舉直嘗云少陵今夕行措措一作指意不苟其語云今夕何夕

歲云徂則言歲除夜也更長燭明不可孤則言夜永人多守歲不寐當有以自遣也咸陽客舍一事無則言旅中少況且無幹也相與博塞爲歡娛則言爲此猶賢乎已也蓋謂窮冬佳節旅中永夕無事方可爲此自遣耳他時不可也則正民觀少陵詩亦不苟矣正民乃余先太夫人族弟沈晦元同榜登科其人簡率而議論有直氣爲廣德軍教授含山縣令而卒惜哉

白樂天有新製綾襖詩曰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卒章曰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其所爲之心矣又觀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誰知嚴冬月支體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後詩正與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同觀樂天前詩

則與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相類。觀樂天後詩。及子美詩。可與人亡弓人得之。其意同也。

東坡先生學術文章。忠言直節。不特士大夫所欽仰。而累朝聖主。寵遇皆厚。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自鳳翔簽判滿任。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變更科舉法。上得其議喜之。遂欲進用。以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補外。王黨李定之徒。媒蘖浸潤不止。遂坐詩文有譏諷。赴詔獄。欲寘之死。賴上獨庇之。得出。止責置齊安。方其坐獄時。宰相有譖於上曰。軾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雖有罪。不應至此。時相舉軾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螫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已。而求地下螫龍。非不臣而何。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又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材。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頗同。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上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

上一日特出手札曰蘇軾默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爲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以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蔡京蔡卞等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跡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跡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皇帝寶籙宮醺筵常親臨之一日啓醺其主醺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也上歎訝之問曰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爲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翫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光堯太上皇帝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尙書今上皇帝尤愛其文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掖垣兼講席一日內中宿直召對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等註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上曰朕有之命內侍取以示之至乾道末上遂爲軾御製文集敘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因贈太師諡文忠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爲臺諫侍從嗚呼昔揚雄之文當時人忽

之。且欲覆醬瓿。雄亦自謂。後世復有揚子雲。當好之。今東坡詩文。乃蒙當代累朝神聖之主。知遇如此。使忌能之臣。譖言不入。且道流之語。未必可信。解註之士。出於一時之意。而當寧以軾之忠賢。而確信之。身後恩寵異常。此誠堯舜之君。樂取諸人。以爲善。而軾遂被此光榮。不其偉哉。

姑蘇楓橋寺。唐張繼留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六一居士詩話。謂句則佳矣。奈半夜非鳴鐘時。然余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四鼓初。卽諸寺鐘皆鳴。想自唐時已然也。後觀于鵠詩云。定知別後家中伴。遙聽維山半夜鐘。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窓半夜鐘。則前人言之。不獨張繼也。又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昔聞開元寺。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亦曰。隔水悠悠午夜鐘。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抑他處亦如姑蘇半夜鳴鐘耶。

明張睿父琅邪代醉編引庚溪詩話而又云余考齊丘仲孚少好學
讀書以中宵鐘鳴爲限則夜半鐘其來久矣升庵曰唐六典更點皆
擊鐘太史門有典鐘二十八人掌鐘漏唐詩促漏遙鐘動靜聞則夜
半鐘豈獨寒山寺哉

庚溪詩話卷上終

卷之六